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 正 式 紀 錄

第二年  
第九十七號

第二一一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

紐 約

# 目 次

## 第二百十一次會議

	頁次
三八六．臨時議程 .....	1
三八七．通過議程 .....	1
三八八．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	1



#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二年

第九十七號

## 第二百一十一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Sir Alexander CADOGAN（英聯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三八六．臨時議程（文件 S / Agenda, 211）

一．通過議程。

二．印度尼西亞問題

（a）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駐巴達維亞領事委員會臨時報告書（文件 S/573）。<sup>1</sup>

（b）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澳大利亞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569）。<sup>2</sup>

### 三八七．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 三八八．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印度代表 Mr. Pillai；荷蘭代表 Mr. van Kleffens；菲律賓代表 General Romulo；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 Mr. Palan 應主席之請，就理事會席位。

主席：在未恢復討論印度西尼亞問題之前，我認爲應該請理事會注意另外一個文件，這個文件議事日程內沒有提到，但是已經分送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九十一號。

<sup>2</sup> 同上，第九十三號。

<sup>3</sup> 報告書及美國代表爲檢附報告書致祕書長函，全文如下：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美國代表致聯合國祕書長函  
文件 S/581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

〔原件：英文〕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謹向聯合國祕書長致意，請其將本函所附根據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決議案設立之駐巴達維亞領事委員會電文，轉遞安全理事會主席。

理事會各位理事；那便是文件 S/581，<sup>3</sup>是駐印度尼西亞的領事委員會全部報告的一個摘要。

又該領事委員會爲便利敏捷起見，利用美國國務部設備拍發此項電文，併此奉聞。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

駐巴達維亞領事委員會電文

下列係領事報告書各項要點的摘要，該報告書業已完成並經全體一致通過，將於最早可能日期航空寄達，作爲報告書第四章。自巴達維亞寄出之確實日期，當另電通知。

“一．停火命令業經頒發，但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並不相信對方會實施此項命令，且雙方均未設法與對方就實施此項命令之方法達成協議。

“二．共和國政府雖已下令着軍隊停留於原陣地並停止戰鬥，但荷屬東印度政府認爲該政府必須照原定計劃，在其劃定的界線區域內恢復治安。

“三．大批共和國軍隊遵照共和國停火命令停留於原陣地，但荷蘭軍隊迅速迂迴前進，並依據荷蘭方面對於停戰令的解釋，向共和國軍隊進行掃蕩。共和國政府指揮其軍隊從事自衛，並阻止荷蘭佔領地區內軍隊移動。雙方對停火令的解釋不同，因此遵守該項命令，事屬不可能。

“四．除正規軍作戰外，尚有若干匪幫大肆打劫、屠殺、放火、虜掠。

“五．即在警察行爲未實施之前，居民所受盜匪及焦土政策的苦痛甚深。在警察行動實施之際以及實施後，這種痛苦更加嚴重。中國人尤其遭殃。

“六．在荷蘭及共和國所佔領土內，行政與耕作情形都是在緊急狀態下進行。在荷蘭佔領的區域，目前人人畏忌盜匪，又怕將來共和國方面報復。在共和國佔領的區域，由於正常進出口貿易中斷，普遍存在着缺乏情形。在共和國佔領的區域內，多數地方的糧食情形目前尚稱良好，但數月後可能惡化。

“七．有勢力的印度尼西亞人，最多不過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實際上他們都是國家主義者，縱然不一定支持目前的共和國，但他們要求某種方式的獨立。他們對荷蘭並不怎樣懷恨，而且認爲荷蘭協治理這個國家，事屬重要。”

領事委員會的電文如下：

“下文所載是領事報告書要點的摘要。此項報告業經草擬完成並經全體一致通過，將於最早可能期間航空寄達，此為報告書第四章。由巴達維亞寄出的確實日期將另電知。”

理事會承美國代表將該項電文交來。不知道美國代表對於報告書全文實際已否由巴達維亞寄出，該報告書何時可到達紐約一點，有沒有消息報告。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我們並未接到巴達維亞方面任何來文，說除此項報告摘要外，已經寄出其他文件。這個摘要是星期日晚上到達的，當經美國代表團於禮拜一轉送祕書長。這個文件提到安全理事會可以算非常迅速。

主席：目前不知道報告書何時可到，但我想大約數日內就會到。

我們上次會議<sup>1</sup>決定展期審議這個問題時，理事會便已經接到三個決議草案：一個是蘇聯代表團提出的，<sup>2</sup>一個是澳大利亞代表團提出的，<sup>1</sup>一個是本人提出的。<sup>1</sup>那三個決議案的討論並未完畢。我的名單上還有三位發言人要發言，我將依次請他們發言。

不過我要求理事會從新考慮關於規定在這個距離遼遠，詳細情報極少的地區應採行動和措施的決議案，目前就來進行表決是否賢明。所謂完全報告書的摘要電文，的確使我們多知道了一點消息，但是這仍然祇是一個摘要。我認為，這並非可以進行詳細討論的一個文件，而且假如在一個星期左右我們可能接到更多的詳細情報，我不懂為甚麼不等待一下。

對於遠在數千里外的一個混亂局勢，要在這個會議廳採取決定，我認為頗為困難。我當然服從理事會的意思，假使各位理事仍然認為我們應該根據當前非常有限的情報表決這些決議案，那麼我們就舉行表決。

我現在請那些發言人討論這件事情並表明他們是否仍堅持表決委員會當前的各項決議案。

Mr. KATZ-SUCHY (波蘭)：首先我要評論一下主席最後關於延會的意見。我必須代表本代表團聲明，我們堅決反對延期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延期討論這個問題已有幾個星期，我認為就是因為理事會這樣拖延，纔使軍事局面惡化下去，纔使問題的解決較之過去尤為困難。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九十六號。

<sup>2</sup> 同上，第九十三號。

我們等待領事報告書已經數週之久。我們接到了第一個初步報告，認為很不圓滿，但是從該項臨時報告，我們也容易得到一些結論。今天我們接到了另外一個報告。雖然這祇是一個電報方式的報告，我仍然認為這個電文的內容使我們有對理事會當前各項決議案從速作一決定的必要。

上次會議，我要求發言，打算首先就英聯王國代表在本理事會提出並經比利時代表修正的決議案，略加批評。我並未料到領事報告書會在今天到達；否則我會保留權利，等以後再發言，那樣便可以充分論述該項報告書所載情報。

我不得不很惋惜地指出，英聯王國代表團所提決議草案完全迎合了荷蘭代表在本理事會所提出的要求。荷蘭代表在本會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時，曾經屢次提到，理事會有幫助荷蘭恢復印度尼西亞治安的責任。有一次，他促請我們注意一項事實，就是由於外界的干涉——他可能是指安全理事會的干涉而言——纔使得這個情勢越發困難，並增加印度尼西亞軍隊的反抗。

實際上，他要求理事會和荷蘭政府軍隊合作，幫同對付印度尼西亞。我認為這個決議案大部分符合了他的請求。決議案首先提議將荷蘭佔領的領土劃一條界線分開，將此項領土劃歸荷屬東印度政府控制。我知道在一九四六年的戰事當中，劃界問題和一個大致相似的提案，長期阻礙荷蘭政府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締結條約。

根據領事委員會第一個初步報告，荷蘭軍隊派先遣部隊分頭前進，留下很廣大的地區在印度尼西亞政府或印度尼西亞軍隊的完全控制之下。荷蘭政府辯稱，分界線是在先遣部隊的最前線各點，祇有在這個地區外，停火令纔是“強迫性的”，在各先遣部隊到達的各點中間的地區，應准許荷蘭進行所謂掃蕩和其他的行動。英聯王國代表團所提決議案，支持那個觀點，並提議我們實際上把該領土的完全控制交給荷蘭政府。尤有進者，決議案措詞實同正式承認荷蘭政府和荷蘭軍隊有權控制所佔領的領土。

當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向理事會接洽，要求就此項戰事採取步驟，它確信理事會將依據憲章的明文和精神，採取行動。我想像印度尼西亞政府和人民，對於戰事開始已經若干星期而安全理事會並未採取有效行動一事，一定非常失望。假使理事會通過這個決議案，我們就等於向着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倒退。那就等於命令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將荷蘭軍隊所佔領它的領

土的大部分交給荷蘭控制。這樣一來便是事實上，或者老實說甚至於法律上，承認荷蘭用征服方法所實現的控制。

無論提出怎樣的修正，或是怎樣變更措詞，都不能改變這個決議案的精神，我的確相信這個決議案是違背英聯王國代表團的真正用心的。這個決議案將印度尼西亞一片很大的土地交給荷蘭政府控制，那種慷他人之慨的精神給人很深的印象，但是波蘭代表團一定要投票反對。

理事會當前已經有了蘇聯代表團的一個決議案，還有澳大利亞代表團後來提出的一個決議案。在辯論的現階段，我不打算批評澳大利亞提案。我認為理事會的注意主要應集中在蘇聯代表十月三日提出的決議草案，該草案規定軍隊立刻撤退到戰爭未爆發前所在的陣地。

假使本理事會任何理事懷疑蘇聯決議案主張的這樣一個步驟有甚麼必要，巴達維亞領事委員會新近到達的報告書必定可以消釋他的疑慮。這個報告是經過全體同意的一個完全報告書的要點的摘要。我對於那個全體一致的決議有很深的印象。我們對於該委員會是否態度一致頗有懷疑，因為我們知道該委員會五個委員其中三人代表在本理事會中否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有權列席會議的各政府，而且他們支持荷蘭政府的軍事行動，說是“警察行為”，並確認荷蘭政府在該領土內的主權。連這樣組成的一個領事團體也不得不達到一種對於荷蘭代表的聲明打擊非常重大的意見。

但是從報告書一部分看出，委員會曾經企圖超越它的任務規定。我指的是摘要報告第七段。當我們指派這個領事委員會在印度尼西亞工作，它的主要任務是關於停火令的遵守。我們大家知道各方在理事會發表了許多不同的意見，我們也很清楚戰事仍在繼續。因此該委員會負有職責進入戰事尚在繼續的領土內，並立即就執行安全理事會建議的進展情形，提具報告。

我不知道我剛纔提到的那個第七段電文，是否根據前面各點所獲的一個結論。假使如此，那是完全和報告書其他各項牴觸，並且違背委員會的目標，那就是一個負有特定任務必須履行的公正觀察人的團體。該段措詞如下：

“有勢力的印度尼西亞人，最多不過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實際上他們都是國家主義者，縱然不一定支持目前的共和國，但他們要求某種方式的獨立。他們對荷蘭並不怎樣懷恨，而且認為荷蘭協治理這個國家，事屬重要。”

我們並未請委員會就印度尼西亞的政治形勢和印度尼西亞境內各種政治勢力的關係，表

示任何意見。因此報告書那一部分完全不合，本代表團認為理事會應該立刻採取行動，召回該委員會。我不知道委員會採取了甚麼措施，來確定這些事實。委員會發現全人口祇有百分之五是國家主義者，它是不是舉行過某種全民表決，或者說這個確實數字有甚麼根據？為甚麼不是百分之七點五或是百分之六點二五？委員會視察這個領土祇有幾個星期之久，竟提出百分之五這樣一個非常確切的數字。

我認為安全理事會應該立刻將其對於第七段的意見通知領事委員會。如蒙主席允許，我將討論其他各段。

第一段稱：

“停火命令業經頒發，但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並不相信對方會實施此項命令，且雙方均未設法與對事就實施此項命令之方法達成協議。”

該段指出過去流行的若干謠言——大意說關於戰事的繼續，報告書對印度尼西亞和荷蘭軍隊均有指責——並非無故。

不過，第二段對於當地的情勢敘述得比較詳細；那一段措詞如下：

“共和國政府雖已下令着軍隊停留於原陣地並停止戰鬥，但荷屬東印度政府認為該政府必須照原定計劃，在其劃定的界線區域內恢復治安。”

祇根據這一段，我們就可以要求理事會依照憲章第四十條最後一句，要求理事會“對於不遵行此項臨時辦法之情形，予以適當注意”。就荷蘭政府來說，停火令就是此種臨時辦法。

再則，第三段又說：

“大批共和國軍隊遵照共和國停火命令停留於原陣地，但荷蘭軍隊迅速迂迴前進，並依據荷蘭方面對於停戰令的解釋，向共和國軍隊進行掃蕩戰。共和國政府指揮其軍隊從事自衛，並阻止荷蘭佔領地區內軍隊移動。”

安全理事會上次開會，澳大利亞代表指出“掃蕩戰”是一個純軍事名詞，任何警察行為都不能採取掃蕩戰。澳國代表的軍事知識是大家佩服的。因此，該段又證明荷蘭軍隊依荷蘭對於停火令的解釋，進攻——或者是為了掃蕩目的，但是在考慮這個問題的實體方面，那是無關重要的——那些防衛自己陣地的共和國政府軍隊。

我認為根據以上所引領事報告書的幾段規定，那些因認為蘇聯決議案可能使問題愈趨複雜而不願投票贊成的代表們，目前大可改變他們的態度。

撤退這些軍隊正是依據憲章的精神，而又有利於和平與安全。撤退軍隊是一個先決條件，在目前情勢下，是履行停火令一個不可避免的步驟。斡旋委員會最近就要前往肇事地區，假使我們願意使該委員會能夠依據安全理事會的願望和憲章的精神進行工作，那麼我們必須採取先決步驟，命令荷蘭政府撤退軍隊。

關於這個問題，公斷能否成功，要看當事人是否處於平等地位。印度尼西亞代表並未得到這種平等的地位，因為當第一次提議荷蘭軍隊和當局撤退到戰事未開始以前的地區時，這個提議被本理事會否決了。<sup>1</sup>

那一次提議被否決後，時間又過了數星期，在這個時期中所獲得並經領事委員會兩項報告書充分支持的經驗昭示吾人除建議立刻撤退軍隊外，絕無其他辦法。過去發生其他爭端，時常採取撤退軍隊的措施，而且都獲得成功。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和荷蘭雙方一定會立刻接受這個建議，這一點，我國政府絕不懷疑。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今天我們面前擺着駐巴達維亞領事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正如第一次報告書一樣，該報告書稱安全理事會關於停止印度尼西亞軍事行動的決議，目前並未實施。但是，第二報告書載有若干補充細節，這是以前的報告沒有的，波蘭代表對於這些補充細節已經正確地促請我們注意。

我們祇要一看領事報告書頭兩三段就足以正確地推斷，安全理事會關於停止印度尼西亞境內軍事行動的決議並未付諸實施，目前也未被實施。直截了當地說，那個決議被人漠視。爲了某種理由，理事會若干理事在討論印度尼西亞的情勢時，竭力設法避免用那種說法。不過，我倒願意坦白一點，再度指出荷蘭政府正在漠視安全理事會關於停止印度尼西亞境內軍事行動的決議。

第一，領事報告書證實荷蘭政府和荷蘭總司令部對於安全理事會決議擅自提出他們的解釋。例如，荷蘭當局認爲祇有他們纔能夠決定如何解釋與實施安全理事會這個決議。荷蘭政府和荷蘭總司令部採取這種頗爲奇怪的立場之後，就得到同樣奇怪並令人不能同意的結論，就是說他們有權繼續敵對行動，並消滅仍然留在荷蘭軍隊佔領或包圍區域內的印度尼西亞軍隊。

第二，領事報告書明白指出，荷蘭政府及其總司令部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解釋安全理事

會決議。我們祇要閱讀領事委員會第二次報告書第一、二、三段，就會得到惟一可能的結論，就是說荷蘭總司令部正在明目張膽地公開破壞理事會的決議，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因爲該司令部辯稱，祇有荷蘭當局能夠說明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應該怎樣解釋。

我要再請理事會注意一件事實，就是當本理事會的決議被聯合國一個會員國破壞時，我們完全採取不關痛癢的態度，這樣我們就嚴重地損害了聯合國一個機關、安全理事會的權威，以及整個聯合國的權威。

我們現在討論這個破壞安全理事會決議的事情，彷彿把它當作一件無關重要的例行事件；但是理事會第一次開會，討論這個問題，<sup>2</sup>便已經確認在印度尼西亞境內現在有軍事活動，有戰爭，這種情形甚至於那些從開首起就在這個問題上支持荷蘭的政府代表，也不否認。儘管情形是這樣，儘管我們大家都知道在印度尼西亞境內現在有敵對行動，我們在關於印度尼西亞問題至少舉行了十幾次會議之後，竟仍然把這個問題當作一樁例行事項——安全理事會一項程序問題——處理。奉命就地調查實際情勢的各領事們，已經一再通知我們，說該地戰事方興未艾以及荷蘭軍隊在從事他們所謂的掃蕩印度尼西亞軍隊工作。

正是因爲安全理事會關於停止軍事行動的決議未被實施，又被荷蘭政府漠視，蘇聯代表團在很早的一次理事會會議中提出一個提議，主張雙方軍隊立即撤至軍事開始前原來防地。那個提議是根據一項考慮，就是說，不論是那一方指責對方，假使把軍隊撤退到他們原來防地，那麼就不會發生戰鬪。假使雙方軍隊不接觸，也就無法發生戰事。

從政治觀點和基本軍事科學及戰略觀點來看，這樣一種措施顯然會發生效果，因爲縱令這種措施不能解決若干須待印度尼西亞情勢得到解決方能消除的問題，至少可以終止在印度尼西亞的戰爭和軍事行動。

理事會過去的會議曾經討論過蘇聯提案。我很抱歉不能不說，在這個提案首先提出時，若干國家代表爲了各式各樣的理由，所以反應大體上不大好。

若干人採取一種不贊同的態度，因爲他們的政府從最初起對於這個問題就公開站在荷蘭那一方面，雖然各顯然在荷蘭，因又它是從事侵略的國家，反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是該項行動的犧牲者。其他國家的代表並未公開在這個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八號，第一七三次會議。

<sup>2</sup> 同上，第六十七號。

問題上支持荷蘭政府。的確，他們並未公開宣佈支持荷蘭，但是他們認為蘇聯提案不切實際。理事會上次開會，澳國代表一方面表示他很同情蘇聯提案，但是說這個提案不切實際。可是，澳國代表並未說明這個提案不切實際的理由。其他不贊成蘇聯主張雙方撤退軍隊提案的國家，它們的代表也沒有說明理由。

我們對於斷定提案之切合實際與否，包括改善在印度尼西亞內已經造成之情勢的提案在內，標準不同。蘇聯代表團認為最切實際的提案，就是保證一種恢復印度尼西亞正常情形最有效辦法的提案。反過來說，蘇聯代表團認為假使通過以後祇是幫助延長已成局勢或使局勢惡化的提案不切實際。

因此，確定某些提案是否切合實際顯然有各種不同的標準。大約那些認為蘇聯提案不切實際的人們，是因為這個提案荷蘭政府不能接受所以採取這種觀點。但是，假如我們從那個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那麼，最切合實際的提案顯然是把整個問題交給荷蘭政府決定，那種辦法正是該國政府在安全理事會所要求的。這樣一個結論事實上是從這種決定而產生的，這不是很清楚麼？但是，安全理事會假使會採取這樣一個途徑，勢將承認自身對於目前印度尼西亞的事件完全無力採取任何有效措施，而安全理事會大致已經這樣承認過。

澳大利亞代表的態度甚至更進一步，他提出一項決議案，規定雙方軍隊至少撤退在八月一日雙方所佔防地之後五公里，八月一日正是安全理事會通過關於停止印度尼西亞境內軍事行動的日子。<sup>1</sup>我必須坦白指出，通過澳大利亞代表的提案，可能除荷蘭政府之外，對印度尼西亞人、安全理事會、事實上，對於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因為這祇是安全理事會通過一項幾乎毫無用處的決議的又一例子，我要強調幾乎完全無用的決議這幾個字。

我記得我們不久以前所通過的澳大利亞代表的第一提案，該提案請斡旋委員會迅速行使職務。<sup>2</sup>我當時指出，安全理事會無須通過這樣一個決議，因為斡旋委員會既然已經成立，它一定會開始工作。但是，有些人感覺應該通過一項決議，大約是為要至少在輿論方面造成一種印象。實際上，要派委員會的三個委員到澳大利亞去舉行第一次會議，自無須通過這樣的決議。假使我的看法不錯的話，目前他們應該

是在赴澳大利亞途中，假使他們仍然在途中的話，那就好了。

要求雙方軍隊撤退到八月一日雙方所佔防地的澳大利亞新決議案，並未提出甚麼新的東西。這個決議案是一個幾乎無用的決議案。我們很難得反對它，因為它並沒有甚麼害處；事實上，這些決議案的特徵，是通過了它們，也沒有甚麼害處。

我真的不能證明這個決議案是有害的，但是它幾乎是無用的，因為，我再說一遍，它對於印度尼西亞人，對於安全理事會，或是對於那些設法挽救印度尼西亞局勢而且適當保障印度尼西亞人民利益的人們，都沒有好處。從一種軍事觀點——至少就許多軍事專家的意見來說——，這個提案甚至不能滿足為制止印度尼西亞境內戰事延續所必要的基本要件。在敵對軍隊之間，從前線撤退五公里或甚至十公里都不足以防止兩軍接觸（從這個名詞的軍事意義而言）。我認為雙方軍隊可以用弓箭甚至良好的飛去來器，互相射擊，不要說近代的大砲。

英聯王國代表提出一項甚為古怪的決議案，蘇聯代表團礙難接受。這個決議案規定在印度尼西亞劃一條分界線的簡單辦法。這樣一條分界線有個甚麼作用呢？它的目的就是讓荷蘭當局和荷蘭總司令部，在荷蘭軍隊於戰事爆發後所奪得的地區內，掌握絕對的支配。決議案的用意大概是，一旦劃定分界線之後，所有荷蘭軍隊在分界線後面所佔領的地區，就可掃清印度尼西亞軍隊。

各位理事可以自己判斷這個提案的目的究竟是甚麼。難道它對於印度尼西亞人的利益提供絲毫的保障麼，或是它祇是有利於荷蘭當局和荷蘭總司令部呢？對於我，這個提案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它是為了——而這就是這個提案的客觀意義——再進一步增強荷蘭當局，荷蘭總司令部和荷蘭政府的地位，而且更進一步加緊那個絆在印度尼西亞人民頸上的圈套。

最後我要促請理事會再度注意一件事，這就是惟一有效的措施是把雙方軍隊撤退到戰爭爆發前雙方所佔防地，而不是撤退到雙方在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通過關於停止軍事行動的決議那一天雙方佔領防地。我要強調指出，假使我們再事遷延，不通過這個決議，那麼安全理事會將因此對於目前印度尼西亞存在的局勢負起一個更為重大的責任。

蘇聯代表團期望安全理事會認真處理這個問題，絕不輕易放過，最後採取必要措施，妥善保障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利益，像我已經聲明過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確實是受荷蘭無故武裝侵略。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八號，第一七三次會議。

<sup>2</sup> 同上，第九十三號。

Mr. LÓPEZ(哥倫比亞)：主席建議我們應該稍爲等待，然後對我們當前審議的三個不同提案採取行動，我認爲這種主張是很高明和富有建設性的。這三個提案都是從一個事實出發，就是停火令沒有受遵守；我很鄭重自問，假使沒有一個合理保證，可以使我們相信這些提案會受遵守，那麼就算我們通過這三項提案中的任何一項，到底有沒有很大用處。

這些是我們所面對的極爲嚴重的事實。理事會在八月一日通過一項要求停止戰鬪的決議案；現在我們收到領事委員會一個非常具體的報告書，內稱：

“共和國政府雖已下令着軍隊停留於原陣地並停止戰鬪，但荷屬東印度政府認爲該政府必須照原定計劃，在其劃定的界線區域內恢復治安。”

報告書第三段續稱：

“大批共和國軍隊遵照共和國停火命令停留於原陣地，但荷蘭軍隊迅速迂迴前進，並依據荷蘭方面對於停戰令的解釋，向共和國軍隊進行掃蕩戰。共和國政府指揮其軍隊從事自衛，並阻止荷蘭佔領地區內軍隊移動。雙方對停火令的解釋不同，因此遵守該項命令，事屬不可能。”

假使他們不遵守我們的命令，我認爲我們應該決定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進行或是應該做些甚麼，使他們遵守我們的命令。否則，這些命令完全無用，而且使安全理事會處於我認爲是並非一種很狼狽的地位，而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地位。假使安全理事會一而再地繼續通過若干決議，而且馬上通過就有人不遵守，那麼安全理事會的威信和權威將成甚麼樣子？那有甚麼用處呢？

我認爲這個事情非常嚴重，對於本組織的存立關係重大，我認爲在我們沒有確定決議案有無可能付諸實施之前，不要再通過決議案，是一種明智的辦法。

在希臘問題上面，多數人的意志受到挫折——我是沿用我們那位德高望重的同事敘利亞代表的話——所以受到挫折是因爲否決權的行使，而這個否決權依據我們的憲章是一種正當權利；至少它是憲章規定的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所應享有和行使的一個特權。但是，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並不滿意理事會的決議一而再地被人否決，假使我對於這種情勢了解正確，那就是美國向大會呼籲，而這個呼籲不僅獲得安全理事會中贊助美國所提各項決議案的理事們的贊助，而且也得到其他許多國家支持的原因。他們在第一委員會第七十二次會議已經獲得成功，通過一項設置巴爾幹邊界問題特設委

員會的決議案。<sup>1</sup>我們就會有一個巴爾幹邊界問題委員會，在那種情形下，某方在安全理事會中就設置這樣一個委員會問題所行使的否決權，已經被推翻了。

我們現在有一個類似和同樣嚴重的問題。當本組織一個會員國，並非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不遵守安全理事會或大會的命令而使得多數人意志遭到挫折時，我們應該怎麼辦？我認爲，這至少是和另外一個問題同樣嚴重。我們已經發出幾次停火令，我們面前還擺着這個報告書，這個報告書並不是第一次而且大約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這個報告書措詞如下：

“停火命令業經頒發，但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並不相信對方會實施此項命令，且雙方均未設法與對方就實施此項命令之方法達成協議。”

據我看，我們至少要做到的事，或是說我們在這個時候第一件應該做的事，便是要求這個爭端的當事國派員接洽，以期雙方停止任何種類的敵對行動。我們必須試用一個更好的辦法，要這個爭端的兩個當事國用比較截至現在更爲確定的方式通知安全理事會，告訴理事會各該當事國是否願意遵守安全理事會的命令或建議。否則，我相信人們越來越會很有理由地得到某種印象，那種印象是甚麼呢，就是說假使每次遇到一件新事件，我們就告訴全世界說，我們並未有任何積極的成就，我們祇有從聯合國一個機關推到另外一個機關，把同一問題從安全理事會搬到大會，或是從大會搬回安全理事會；這樣聯合國就一天一天地變成毫無力量了。

希臘問題的情形就是這樣，我誠恐西班牙問題的情形也會變成這樣，因爲大會的建議沒有付諸實施，我們照理要處理這個西班牙問題。其他幾項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有同樣情形，而且我堅決相信在我們未進一步討論之前先考慮一下這種情勢，那是很重要的，而且對安全理事會來說，也是很有建設性的措施。

無論我們要求荷蘭政府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撤退到軍事行動未開始前他們所佔領的防地，或是撤退到停火令頒發時他們所佔領的防線之後五公里，或是像英聯王國代表所主張的，等待劃定一條臨時分界線，（這一條線事實上將鞏固荷蘭政府在不遵守停火令的最後兩個月內所佔領的地區）——無論我們如何決定，我相信我們應該設法確保我們決不再通過一項不會受遵守的決議案。

<sup>1</sup> 參閱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決議案第一九〇號(II)。



假使這樣一個決議案不會受遵守，理事會的時間最好要用來處理其他的問題，關於那些問題我們有比較更合理的保證，相信如果採取積極行動，會獲得更大的成功。

因此假使安全理事會認為這些言論頗有可取的話，（我有很大的信心理事會會如此）我便要對於蘇聯提案或是澳大利亞提案，提出一項修正。這個修正案的大意，是由理事會要求當事國派員接洽，以期雙方停止任何敵對行動，而且要讓他們——雙方政府——通知安全理事會，是否願意遵守安全理事會建議。

末了，我要促請理事會注意，就我記憶所及，荷蘭政府並未向理事會提出確實保證，說它將遵守停火令。為證明我的記憶正確起見，我今天宣讀在我們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時所說過的話，並且我在荷蘭大使館一九四七年八月三日來文中找到下列這一段：

“荷蘭政府鄭重考慮安全理事會向當事雙方提出呼籲之理由後，業已訓令荷屬東印度副總督與共和國當局接洽，俾雙方停止一切敵對行為。”<sup>1</sup>

因此，我在修正案所提出的字句，和荷蘭政府來文的字句是一樣的。

我還要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這個事實，就是依照這一個報告書，和這個問題的全部進展情形來看，當事國對於這個命令似乎各有不同的解釋。我認為假使把那一點解決了，就是說安全理事會所頒發的這些命令是否可以作各樣的解釋，或是有無一個明顯的理所當然的解釋，那是最有用的。我謹提出，倘使停火令可以有許多種解釋，那麼，理事會最好花一些時間來作成一項確定不移的解釋。

Mr. EL-KHOURI(敘利亞)：我已經念過擺在我們面前的領事委員會報告書，我很欽佩這些報告書所表現的公正無私的態度。

第二次報告書第三段下列一句引起我的注意：“雙方對停火令的解釋不同，因此遵守該項命令，事屬不可能”。這是很重要的一句話，應該考慮這句話的真意和含義。

從實際和軍事觀點來看，安全理事會八月一日所頒發的停火令很不清楚。理事會祇是要求當事雙方停火，沒有涉及其他。在那個時候，敵對雙方正在混戰。雙方軍隊都進入對方陣線，而且許多地方，先頭部隊非常深入。有些軍隊所處的地位從所佔領土地的觀點來看，非常不利；另外一些軍隊則處於優良地位。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九號。

停火以及停在原陣地，也不向前往後移動，也不調整他們的陣地使其可以防守，這是不切實際的。我認為這是停火令未受切實遵守的理由，因為當事國對停火令解釋各不相同。

我記得安全理事會通過這個決議時，蘇聯代表提議除了通過停火令之外，理事會也應該建議雙方軍隊撤退到他們原來的防地。當時這個提議未被通過，理由是說時機似嫌過早。當時我們主張暫時等待數日，看看該項停火令的執行發展如何；我們又說或許在下星期我們可以討論另外一項提案。

現在已經過了六七個星期，而這個問題還沒有提出來討論或作任何決定。為使當事雙方間保有和平，停火令受尊重和遵守起見，我們應該劃定兩個敵對軍隊的防地，使彼此間有一定的距離。為這個理由，我認為假使我們討論我們當前各提案中的一部分，而且決定了某種實施提案的方法，那麼這些提案將有很大的用處。

我現在討論我們當前的三個提案。我首先說英聯王國的提案。那個提案說應該劃一條分界線，把當事雙方所支配的領土分開。假使我們能夠立刻劃定一條分界線而不拖延的話，這是一個很好的程序。但是我認為這是非常艱難的工作，我不相信領事委員會能夠完成這一項工作。要劃定兩軍分界線，便得有專家前往肇事地點，將界線劃定在這個山上或是那個地點，在雙方軍隊的後方或前方，以為劃定分界線的基點。我不相信領事委員會有這個能力、資格或方法迅速地辦理這項艱難的任務，假使這個工作由雙方達成協議來辦理，那是可能的。但是，領事委員會沒有權力硬要當事國照它的願望去做。因此我認為英聯王國提案並不切實可行。

我現在來談澳大利亞提案，該提案措詞如下：

“安全理事會，

“為確保其停火令受遵守起見，

“爰請荷蘭及印度尼西亞政府各將其本國軍隊，至少撤至八月一日停火令頒發之日各該國軍隊所佔防地後方五公里。”

這個提案也可以嚴厲批評。有些部隊可能完全沒有推進。他們可能很久以來就在同一個陣地。現在我們要求他們甚至於從戰爭開始前所佔防地撤退五公里。其他一些部隊在戰鬪中或許已經從他們原陣地被逐退幾公里。難道我們現在還要求他們再撤退幾公里麼？別的軍隊已經推進二十、三十甚至五十公里。我們不知道他們過去的防地以及他們現在所保持的防地。也許假如我們要求他們撤退五公里，他們會要處在沒有食水或營幕設備的沙漠中。因此這

個提案非常含糊，我認爲是無法實施的。假使從軍事觀點來看，撤退軍隊十公里的提案是妥當的話，那麼在提案裏可以聲明軍隊應撤退到足以確保雙方軍隊之間有十公里的距離的地步——但這祇適用於已經推十公里以上的軍隊。但是我認爲要求那些根本沒有推進的軍隊撤退是不妥當的。或許有些軍隊已經失掉了他們所佔的地方。我們不知道。因此，我認爲澳國決議案不切實際，也不會產生良好的結果。

第三個決議案是蘇聯提出的。我認爲這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決議案，因爲它規定一條雙方久已接受的分界線。那一條分界線是在兩年或兩年多以前雙方協議劃定的。

將軍隊撤退到他們原有防地，有甚麼阻障或可以反對的地方呢？我所聽到的惟一反對理由是荷蘭代表提出的，意思說，那會發生報復行動和其他殘暴行爲。荷蘭代表進一步說，印度尼西亞人扣留一些人質，全靠荷蘭軍隊住在當地纔沒有發生殘暴的行爲。

我們的確了解這種反對理由有它的道理。不過，我認爲除了讓荷蘭軍隊長久停留在這些防地之外，還有另一種解決辦法。讓荷蘭軍隊長久停留，那是用不着的。譬如說，由安全理事會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建議，立刻把這些人質全部釋放，將其安置在一個安全地方？又譬如說，由安全理事會要求當事國雙方大赦自從戰爭開始以來的各種政治犯？假使宣佈大赦，就無須再顧慮報復、壓迫及迫害這一類的事情。

目前大會一個委員會正在討論殘害人羣、屠殺民族問題以及那一類性質的問題。大會已經宣佈殘害人羣或屠殺民族是一種國際罪行。<sup>1</sup> 我了解在這個問題上，有歐洲人和中國人受到迫害。那的確是決不能容許的。一面宣佈大赦，一面撤退軍隊到原有防地，這可能是一個良好的補救辦法。

我不懂得那些事情要經過公斷，或由當事國自行和解。我知道荷蘭政府並未要求任何印度尼西亞的領土。在他們中間並沒有領土的爭端。自從雙方草擬和簽署 Linggadjati 協定以來，<sup>2</sup> 邊界早就確定。荷蘭政府聲稱它進入印度尼西亞是爲了要防止迫害和壓迫。我們應該改用別的辦法來挽救這種迫害情形。

我提議釋放人質，大赦一切政治犯，並保證這些措施將來不被違反，荷蘭政府軍隊撤退到他們原來的防地。

<sup>1</sup> 參閱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決議案，第一八〇號(II)。

<sup>2</sup> 參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治事件”紐約荷蘭新聞處出版。

假使我們讓雙方軍隊留在彼此相近的陣地，經常躍躍欲鬪，那麼安全理事會所頒發的停火令就不會爲戰場上的士兵正確了解。多數士兵沒有知識，對於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的性質一無所知。他們們毫不明瞭這個局勢；當他們和昨天殺戮或騷擾他們的弟兄父母的人們面對面的時候，沒有人能夠阻止他們犯罪和違反停火令。

因此，我認爲假使蘇聯代表贊同在他的提案增設一項規定；明定釋放人質，大赦那些政治犯，那麼這一着就可以解決這項問題，並促進停火令的遵守。

蔣先生(中國)：領事委員會報告書雖然遲延了好久纔到，可是不偏不倚，很公正，而且使我們更明瞭印度尼西亞境內的情形。停火令未被遵守，關於那種情形，報告書直接間接提出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載於第一段，該段說當事國雙方彼此缺乏信任。根據該段，雙方都應負責，罪過相同。

不遵守停火令的第二個原因載於領事報告書第三段，那就是荷蘭軍隊從事掃蕩戰。掃蕩戰是一種軍事行動，採取這種行動是根據軍事上的理由。根據本報告書來判斷，我認爲印度尼西亞的荷蘭當局違反我們的憲章，違反我們的決議案。

最後還有第三個原因，見二、四兩段。第二段實際上是說，荷蘭政府着其軍隊恢復治安。第四段又稱：“除正規軍作戰外，尚有若干匪幫大肆打劫、屠殺、放火、虜掠。”

殘酷和秩序混亂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但是該地情形非常混淆。有些時候，無辜平民——歐洲人和中國人，女人與兒童——被非正規軍部隊逮捕。在消息未傳達到外面的世界之前，這些非正規軍就把這些無辜平民殺戮了事。有的時候，許多受禍者逃跑出去。遇到這種情形，那些受禍者就向附近的當局控訴，那些當局有時是印度尼西亞當局。這些控訴事件向印度尼西亞當局提出後，有兩種可能。我知道有的時候印度尼西亞的軍事或民政長官立刻採取行動，拯救那些受禍者。別的時候，印度尼西亞當局不答覆，也不採取行動。當事官吏或因爲缺乏一種意志，或因爲缺乏實力，無法對付那些從事逮捕或擄掠的非正規部隊。

另有一些情形是受禍者逃出了，沒有被捕，後來走到荷蘭當局處呼籲。荷蘭當局怎麼辦呢？我知道有些時候荷蘭軍官說：“我不能幫助你甚麼，因爲假使我把我的士兵派去對付非正規軍的部隊，那麼成功湖的安全理事會便要說我違反停火令”。有的時候，那些軍官們向受

禍者說：“請你給我一個保證，擔保安全理事會不會宣佈我違反命令，那麼，我就設法拯救你們；否則，我不能這樣辦”。還有另外一些情形是：荷蘭軍官可能說，“請你告訴我，你的朋友和親戚被拘禁在甚麼地方做人質，我就可以馬上設法去拯救”。事實上他們的確曾經爲了這種事出征。

像這種情形是不是違反停火令？假使遇到這樣一種呼籲，一個荷蘭軍官的職責是甚麼？遇到這一類的事情，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斷一定對，我願意告訴理事會像這一類的事情實在不少。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停火令未被遵守的理由的確是很複雜的。我認爲我們並不知道真相。我恐怕我們在這裏採取的任何行動仍然是無用的，而且可能使局勢變得更壞。

假使我們得到保證，說蘇聯決議案通過之後情形不會更加惡化，那麼我願意贊助蘇聯決議案。我說“情形更加惡化”，我的口氣是很溫和的。單從撤退軍隊一點，我不期望局勢會有改進。我祇要確知撤退軍隊以後，那個多事地區情況不會比撤退以前還要惡化，那麼我就要贊助我們目前所討論的這個決議案。

敘利亞代表主張向印度尼西亞當局建議實行大赦，以保護生命財產，並放棄報復，這樣可以增強決議案，這種主張是朝着正確方向的一步。但是我們如果獲得印度尼西亞當局的保證，我們就已經達到我們的目的麼？完全不然。我絲毫也不懷疑印度尼西亞當局的善意；我也絲毫不懷疑他們的誠意。事實是他們歷次說過的話，對於在戰地的非正式部隊的領袖們一點不生效用。這些都是實際的情況。這並不是理論；這並不是原則。這些都是事實，假如我們要處理事實，我們就必須面對事實。

因此假使我們能夠馬上建立某種國際警察，那麼我一定要支持蘇聯提案。假使爭端當事國同意某種共同的警察辦法，我也要支持蘇聯決議案。假使理事會的斡旋委員會，會向我們保證這個決議案通過後情況不會惡化，那麼我也贊助這個決議案。假使領事委員會保證這個決議案通過後情況不致惡化，我也贊助這個決議案。假使上述各種條件有一項可以辦到，我一定很高興支持這一項決議案。

但在目前，鑑於上述這些事實，我不知道這些條件如何可以辦到。因此假使主席將蘇聯決議案付表決，我不能不棄權。不過，假若我能夠獲得一些時間，來判定那個決議案的可能效果，那時，我就可以決定是否贊助這個決議案。

關於澳大利亞決議案，我認爲敘利亞代表的批評很有根據。因此本代表團仍然認爲，在領事委員會未向理事會提出詳細報告，以及行

將到達戰地的斡旋委員會未就這個問題向我們再提供一些情報之前，我們不應採取任何新的行動。

本代表團立場，曾經有人置疑。十月十一日，<sup>1</sup>蘇聯代表對於一項事實表示驚異，那個事實是因爲中國代表團本來支持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運動，可是在理事會中並沒有更強力地支持這個獨立運動。我們的立場是，我們贊助印度尼西亞獨立，但是我們不同意，更說不上支持，他們所犯的那些暴行。我們認爲那個不是謀求獨立的適當途徑。鄙意認爲理事會不應忽略戰地的實際情形，對於這些暴行更不應該在道義上給予任何支持。截至現在，我沒有將詳細情形報告理事會，因爲我不願意妨礙一個我們認爲弟兄一般的民族的政治前途，也因爲我相信共和國的領袖們道義上對於這些暴行不能負責。

結果怎樣？前途又是怎樣？前面已經說過，當事雙方有一個 Linggadjati 協定，這個協定就是爲要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雙方現在仍然遵守該協定的規定。假使大的政治問題解決了，我們一直在這裏處理的問題便會消失，也就沒有理由再讓軍事上的理由實行掃蕩戰。維持治安確是印度尼西亞人和荷蘭當局共同願望，完成那個任務之道不是當事雙方起衝突或彼此反對，而是彼此合作。

因此在瞻望未來時，我認爲關於印度尼西亞問題，最首要的目標就是解決成爲主要問題的政治問題。當然還有其他若干令人苦惱，困難和頗可惋惜的問題，但是我認爲假使沒有關於當地情況的充分詳細知識，我們在這個階段處理這些問題便不會有任何成功。一旦我們開始處理大問題，獲得解決，我相信這些其他問題都會無形消失。

主席：我必須徵詢理事會各理事的意見，看大家的意思如何。現在已經是午後六點多鐘，原來名單上發言人差不多都已經講完，現在又有三位發言人，其中一位可能需要雙重翻譯。我認爲我們不能希望在今天晚上一個合理時間內得到任何結論。有沒有任何延會的提議，或是延長開會時間希望得到一個最後的結論呢？我聽候理事會公決。

Mr. LÓPEZ (哥倫比亞)：我提議延會。

主席：因爲沒有人反對，現在決定延會。有人說我們明天午後三時可以繼續開會。

Mr. DE LA TOURNELLE (法蘭西)：我相信明天午後常規軍備委員會要開會。

主席：那麼理事會下一次會議就在十月十六日星期四午後三時舉行。

(午後六時五分散會。)

<sup>1</sup>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九十六號。

#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N.3, Victoria.

## 奧地利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H. Smith & Son, 71-75, boulevard Adolphe-Max,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 巴西

Livraria Agir, Rio de Janeiro, Sã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 高棉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14 Avenue Boulloche, Pnom-Penh.

##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r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ontreal.

##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f Ceylon, Ltd., P. O. Box 244, Colombo.

## 智利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ía America, Medellín.  
Librería Nacional Ltda., Barranquilla.  
Librería Buchholz Galería, Bogotá.

##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洛伐克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Guayaquil and Quito.

##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

## 德國

Elwert &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W. E. Saabach, Gereonstrasse 25-29, Köln (22c).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î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 洪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 伊朗

Ketab-Khaneh Danesh, 293 Saadi Avenue, Teheran.

##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by Road, Tel-Aviv.

## 義大利

Librerí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 利比里亞

J. Momolu Kamara, Monrovia.

##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ng (East Pak.).

##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rango, Panamá.

##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Lima and Arequipa.

## 菲律賓

Alema's Book Store, 749 Rizal Avenue, Manila.

##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Lisboa.

## 新嘉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Lagasca 38, Ma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h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 英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at H.M.S.O. Shops).

##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Av. 18 de Julio 1333,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 越南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Boîte postale 283, Saigon.

##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and Circula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211 (S.C. II, No. 97)

Printed in U.S.A.

Price: \$ U.S. 0.20; 1/6 stg.; Sw. fr. 0.75

C.A.-55-29587-May 1956-125